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起旃蒙作噩盡彊圉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瑒循之玄孫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

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
巡州郡立學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
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犇魏魏
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
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駐丘黑鎮南
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
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恍之等
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朝廷以
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勔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
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
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
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
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
弟集朗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
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
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
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乙丑
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爲司空加尚書令廣陽
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
爲宕昌王　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

衛兵塞洛口　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
叟討平之　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
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
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
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
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
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行
宕昌王梁彌博爲河涼二州刺史宕昌主　冠軍將
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
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

皆捷遂入劒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
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
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
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
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
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
侵搖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
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
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
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

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　李延壽

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峴丁卯魏楊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胤李昧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七月足進逼涪城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

軍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雍
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魏有芝生於太極
殿之西庑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
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
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
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
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
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
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
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德節夜飲之樂養方

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
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
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
伐魏以楊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
右僕射柳慜爲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
軍宏軍于洛口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爲帝自皆
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
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
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
勝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惟資水

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
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
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羣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
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
之所恃唯在劒閣今旣克南安巳奪其險據彼境內
三分巳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
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
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
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
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重阻民心
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
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
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
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
更聽後勑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辯辭又表稱昔
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
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
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
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巳逼涪城
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捍

潼巴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劒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悒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克城以來仍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

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繼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
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
者繼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十二月庚由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邢
繼等並受節度　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楊集義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圍魏關城邢繼遣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
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
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又改
爲東益州　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　魏秦州屠各王
法智聚衆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
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改元聖
明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　甲申封皇子綱
爲晉安王　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
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以爲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
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
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
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午魏遣右衛

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成之子也
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
戰於梁城義之敗績 將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
淮陽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魏荆州刺史
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 魏咸陽王禧之子
翼遇赦求葬其父屢泣請於魏主魏主不許癸未翼
與其弟昌曄來犇上以翼爲咸陽王翼以曄嫡毋李
妃之子也請以爵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
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 臨川王宏使記室吳
興丘遲爲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
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庾寅
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
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
騎常侍久之卒於家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
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
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
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

毋而吝其鹽醯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
鄴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
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録尚書事尚書邢巒奏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
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
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
啄乃是蜀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
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
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恩天地之民也今鹽
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
官之膳若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
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
細民嗟怨貧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
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奕棊參論
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夏四月乙未罷鹽池
禁　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
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
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
魏邊民及諸蠻吏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

軍擊茂辛西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
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
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
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
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
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
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援甲
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
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
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
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
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等攻
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
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
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秦益兵叡笑
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
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
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
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濮湖或
欲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纗扇麈幢樹之堤

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遥南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

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
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秋七月
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呂苟兒率衆十餘萬
屯孤山圍逼秦州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
掩擊孤山獲其父毋妻子庚辰苟兒餒其徒詣麗降
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
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
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
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
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
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不加討逐久之
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
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已五魏發定冀瀛相幷肆六
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
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
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
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
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已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
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

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
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
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昞棄淮
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
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
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垂方魏詔邢巒
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
議旋師吕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
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
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
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
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吕僧珍可斬也豈有百
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
僧勇胡辛生拔劒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
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
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
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
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
歎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
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

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犇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告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勑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

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蠻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塡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illegible]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賫冬服脫遇氷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爲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蠻還更命鎭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蠻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蠻在漢中掠人爲奴婢蠻以漢中所得美女

賂暉暉言於魏主曰蠕蠕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
案之魏主以爲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
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
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丁酉梁兵圍義
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柔然庫者
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
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
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覆聽
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
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
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魏京兆王愉廣平王
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魏主詔中尉崔亮窮治之
坐死者三十餘人其子不死者悉除名爲民惟廣平右
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　十
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
萬救鍾離上勑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景
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
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
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

狼狽今破賊必矣　初漢歸義羌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爲獠所據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爲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爲寇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爲梁州刺史傅豎眼爲益州刺史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荊引梁兵入州境爲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　魏人議樂欠不決

六年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肇監其事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甕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隆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

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　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珍連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繫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洲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大眼

聚騎圍之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虡不許軍中驚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蜀蒙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慕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蜀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虡各攻一橋虡攻其南景宗攻

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荅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

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儼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儼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儼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儼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秀將發王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昔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　丁巳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　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軍將軍　八月戊子大赦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等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楊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四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陽

王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　甲子魏開斜谷舊道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賓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　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　甲申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　乙酉魏葬順皇后于永寧陵　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　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景和以城來降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起著雍困敦盡閼逢敦牂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聘　壬子以衛尉吳平侯昺兼領軍將軍　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庚午詔置州垂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爲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

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爲雍州刺史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意也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癸卯以安成王秀爲荆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爲寇州郡不能討秀遣防閤文熾帥衆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爲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八月癸丑竟陵莊公曹景宗卒　初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棰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濛帝召愉入禁中推案

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濛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爲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破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

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宼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鑽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

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姙刑至剖胎乃桀紂所爲酷而
非濛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
人將盡殺之録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
原免矣宜爲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
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
重恩爲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
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
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
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
盡唯千餘戶在大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絶其
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
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
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
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
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
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
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庚子魏郢州司馬彭
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矦登等以城
來降郢州刺史婁悦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
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

魏懸瓠軍王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恍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纖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救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　魏以尚書那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恍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雋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巒帥田益

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爲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耻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案行置之道元範之子也　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犇魏或犇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

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禪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若爲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遂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

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瀆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前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寵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寵生等旣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怯敵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

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楊州爲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昺納之綱紀皆以蠻累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志齊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爲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　丁卯魏楚王

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賓義卒　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顯爲北海王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爲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王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儁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遐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尤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十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是歲魏宗正卿元樹來聘賜爵鄴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爲

青冀二州刺史鎮郁洲久之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爲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　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己丑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

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澧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澧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並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屠旁縣閩月已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久素不習兵吏民恇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撙帥衆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撙與宗之子也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之覽淪之子也　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　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曆頒外散騎侍郎祖暅奏其父冲之考古澹爲正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始行冲之大明曆　魏劉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乞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尚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嘗侍宴樂天壽殿酒酣怨望形於辭

色上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須曰張公可畏人稷既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爲青冀二州刺史還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國亦然望罷梁秦二州刺史還酒後於坐啓云臣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疎退乂之除都官尚書　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衆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發東秦汾華夏四州之衆以討之　辛酉上祀明堂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昕據朐山召魏軍　壬戌魏廣陽懿烈王嘉卒　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朐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朐山受盧昶節度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夏州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充緒之子也　馬仙琕圍朐山張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

千米十萬石魏王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楊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勢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郯城借趙遐節以爲軍威魏王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及指屬魏兵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王曰朐山最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亦樂爲之用　魏以甄琛爲河南

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灋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灋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爲灋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非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

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以臨川王宏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　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恒二州及六鎮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甗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

桃弓深爲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

黃瓜少師　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楊尹王儉總之儉卒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以爲庶務權輿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暅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是歲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隸東荊州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　己卯魏高陽王雍

進位太保　鬱洲迫近魏境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
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
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鬱
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前
南兗州刺史樊魯將兵赴之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
侍中游肇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州又在海中
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閑遠以閑遠之兵
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飢民困唯宜安靜而復
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
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未發北兗州刺史
康絢遣司馬霍奉伯討平之　辛巳新作太極殿
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
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之怒欲
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上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
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上
以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
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
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乃呼道士
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
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即荅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

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閏月乙丑卒有司謚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楊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楊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楊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

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　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爲司空　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踊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桃符還啓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爲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赴闕當加任使魯生又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衆襲之奄入廣陵魯生與其弟魯賢超秀皆犇闕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三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桃符所讒及言魯生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攝桃符與臣對辯虛實詔不許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柔然　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犇魏步兵校尉秦山淳于誕嘗爲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劒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遥爲征南將軍都督鎮遏梁楚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陳計者眞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淳于誕爲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

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楊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爲華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　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

魏御史中尉王顯問治書侍御史楊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受牧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紀四 起旃蒙協洽盡著雍閹茂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大赦 辛亥上祀南郊 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

序于忠與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昭遵之曾孫也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疾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聲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爲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衆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畧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録尚

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効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主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厠門出尸歸其家　魏之伐蜀也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寧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招誘氐蜀絕魏運路會魏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聲言梁兵繼至氐蜀翕然從之太洪進圍關城豎眼遣統軍姜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　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爲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懷爲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

居金墉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疋別輸綿八兩布一疋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七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氐於沮水懷吉眞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興之圍　六月魏冀州沙門澄慶以妖幻惑衆與勃海人李歸伯等作亂推澄慶爲主澄慶以尼惠暉爲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賊衆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

去衆魔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遥征北大將軍以討之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疾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晰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乙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隽皆賜死隽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

不切齒　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矣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衆三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爲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先爲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爲婢奪爵繼子乂娶胡太后妹壬辰詔復繼本封以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甲寅魏

元遥破大乘賊擒濮慶弁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
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
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内將軍田道龍等散攻
諸戍魏楊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
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
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爲中書監儀同三
司侍中如故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　初
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
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
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
辭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未
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
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
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
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
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
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効稱臣初入
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
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
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忠

廢忝官戶禄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
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爲太師
領司州牧尋復録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
國珍入居門下同釐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
祖悦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丁卯魏主及
太后謁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七卒死
者什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
龍驤將軍元灪僧代豎眼爲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
以貪殘王賈諸姓本州士族灪僧皆召爲兵葭萌民
任令宗因衆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

民獠多應之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灪僧懇之曾孫也　魏岐
州刺史趙王謐幹之子也爲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
索執人而掠之楚毒備至又無故斬六人闔城兇懼
衆遂大呼屯門謐登樓毀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擊
將軍王靖馳驛諭城人城人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
罷謐刺史謐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司農卿太后
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爲
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
廟故事太后大悦遂攝行祭事　魏南荆州刺史桓

叔興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

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灋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

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寃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止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意調爲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陳郡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已唱打殺摑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宮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一百里下廣一百四十

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杷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淮右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堂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

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罪微絢還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亦封崔光爲平恩縣侯　魏元澧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澧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澧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

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
王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
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
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千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
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
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
中所有雜物悉儲之暨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
爲平昌縣子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吏
部尚書王暕爲右僕射暕儉之子也　張齊數出白
水侵魏葭萌傅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
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寧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
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眼戰秋七月齊
軍大敗走還小劒大劒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
于魏　八月乙巳魏以胡國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國珍年老太后實不欲令出止
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　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
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
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
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

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壬辰大赦　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彊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

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五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澧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楊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上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鑱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

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佛民多絶
戶爲沙門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
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
向濛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絶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
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
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
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
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爲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
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
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
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
爲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
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
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
國復彊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餘賊復相
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貟外散騎侍郎延帥
奴客拒之賊燒齋閣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

衆苦戰賊遂敗走追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繈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竝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遷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鐶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灋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

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
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太后從之
同玄之族孫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
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
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爲濛忌
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
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
之案尋兩紀之事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
宜重愼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從慮其辭解
欲奬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爲東平王

三月丙子敕織官文錦不得爲僞人鳥獸之形爲
其裁翦有乖仁恕　丁亥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夏
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爲司徒　詔以宗廟
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
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
脯代一元大武　秋八月丁未詔魏太師高陽王雍
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
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菓
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爲永業　十

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是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爲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以氏酋楊定爲陰平王　魏十七年春正月甲子魏以氏酋楊定爲陰平王　魏秦州羌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雖與上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爲荆州刺史常中分其禄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不辭多也　甲辰大赦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　魏東益州氐反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鼃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

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魏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蘭持節諭之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贈襚儀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爲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詣闕上　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穿壙下有磐石乃窒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今司徒爲太上恐垂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乂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

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
太后爲太上君造寺壯麗埒於永寧尚書奏復徵民
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
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
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
麻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
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
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歛去天下之大
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
有綿麻而群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

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
及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
濶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
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
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灋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
於神龜矣普惠又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
崇佛灋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爲殖不思
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
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
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脩朝夕之因

求祇劫之果未若收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爲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爲則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濛俗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陞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太后與帝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　臨川王宏妾弟吳濛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濛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盜伏於驃騎航待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濛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庫屋垂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佗日送盛饌與宏愛

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懽宴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侍中領軍將軍吳平矣昺雅有風力爲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昺自以越親居揚州涕泣懇讓上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辛巳以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臣光曰宏爲將則覆三軍爲臣則涉大逆高祖恩誠厚矣王者之濛果安在哉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

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
乂劉騰作亂事遂寢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鐵忽反
自稱水池王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爲行臺以討之子
恭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
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
帥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懷之子也　魏宦
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
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
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
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

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
于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之言
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
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
儀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
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
於北邙諡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訖
而除　乙亥以臨川王宏爲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
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司空任城王澄
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

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爭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謁彌衆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往者代北有瀍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瀍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濫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先等檀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紀五　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爲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右僕射　丁亥魏主下詔稱皇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宜稱詔以令宇內　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

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瑤兄左民郎
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訶遂
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桑堂
下捽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
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歐擊生投之火中仲瑤重傷走
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
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
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
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

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
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
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
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
姓取士之途未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
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
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
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
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澆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

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濛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鄔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夏四月丁巳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爲司空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

仆於地崇傷胥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宗室外戚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窻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

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

官禄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覦之志宜
及國家彊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
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
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
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
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
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
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
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
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
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
然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
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縮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
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遞相爲宮清
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徃徃相順
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
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
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
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
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徵

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
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
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
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
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
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
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濃以次運行取
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濃以
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
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
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
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
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
寢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
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
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詔免削除官爵以
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
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
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
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孫也

九月庚寅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
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聞愼
勿諱隱昱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
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太后召乂夫妻泣
而責之乂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
和即乂之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
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乂使
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
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爲不逞乂復
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
后問其狀昱具對爲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
元氏死刑既而乂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魏以郎選不精
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
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
之　己卯以臨川王宏爲太尉楊州刺史金紫光祿
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　左軍將軍
豫寧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

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爲寧東將軍高句麗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劒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义在門下兼摠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义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义於含章殿後

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

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殿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孫也盧同希义意窮治熙黨與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考訊百日乃得還任义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送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瀠光家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已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雙雍之族孫也义誣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辯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矣韋敞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敞怠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九月戊戌魏以

高陽王雍爲丞相揔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乂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乂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杖亶百下幾死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

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义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爲司徒　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建康以

收養窮民　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氐反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疏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已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東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

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論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邴虯討南秦氐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儛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

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怨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疾剛搭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又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入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擅固刻剥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逼奪鄰

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繼爲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爲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魏牀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辛巳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據所部來降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

守德爲義州刺史　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
間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遂爲信武將軍假督
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遂圍其
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
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遂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遂欲襲
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遂已勒兵爲期
日恐魏覺之先移魏楊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
復欲脩白捺故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畎陽
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楊州刺史長孫
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録
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狡數今集
兵遣移恐有宅意稚大寤曰録事可亟作移報之侃
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佗人有
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爲魏人已覺
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
稚觀之子侃捴之子也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
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
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
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
阿那瓌啓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

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
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
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
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
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
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
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
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
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
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
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
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慕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
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
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
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
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
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
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
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
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

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侯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侯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矦剛加儀同三司 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爲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氐所敗中尉彈奏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主耕籍田 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暮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高車王伊匐遣使入貢于魏夏四月庚辰

魏以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匐與柔然戰敗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大赦　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　乙巳魏主祀圜丘　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踈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丙午初行正光曆大赦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麤險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楊州棄彼密親遠投它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已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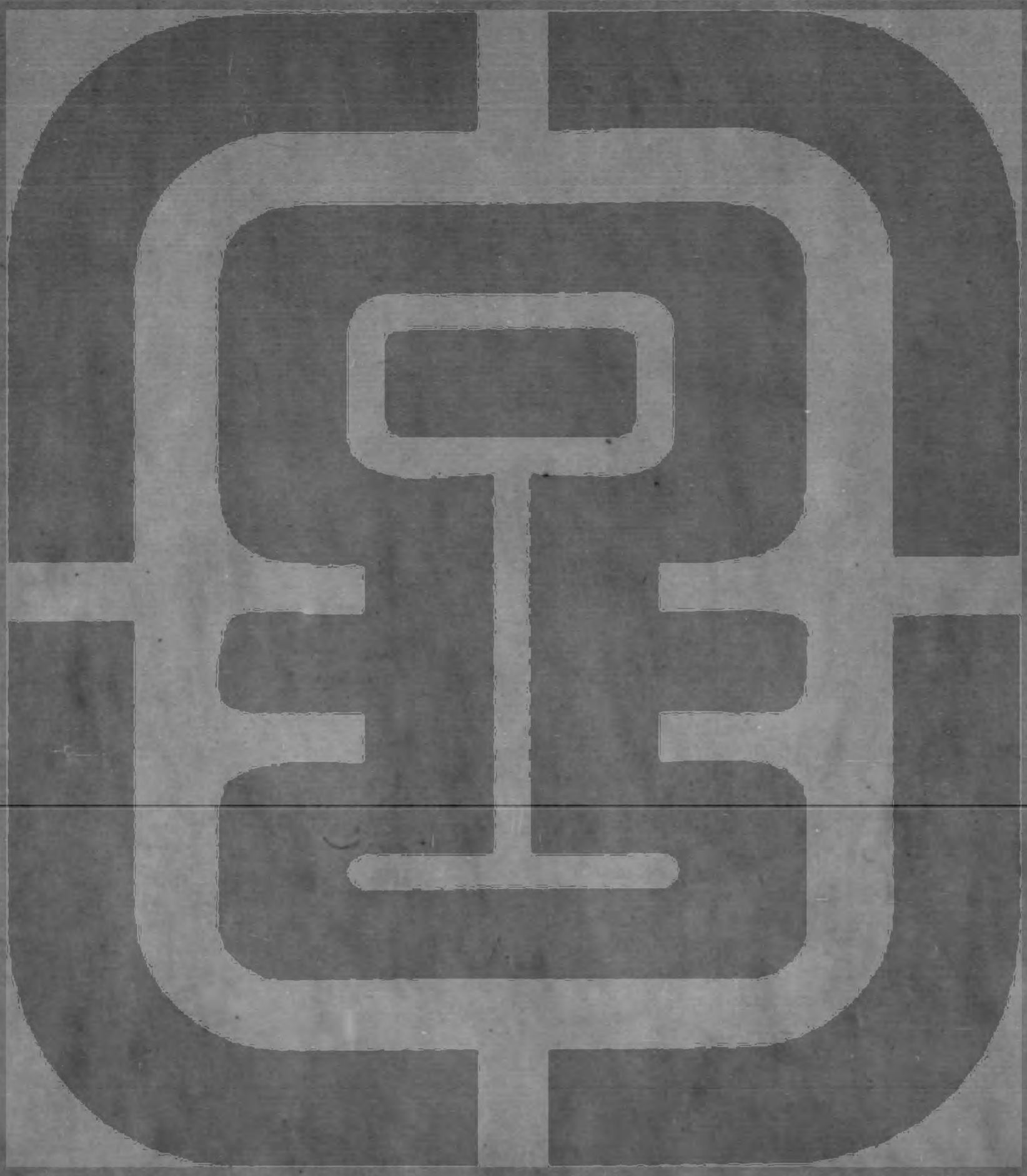
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父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

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屈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鉄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鉄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鉄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陳而出鉄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鉄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

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饮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栖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攻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撫視之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之慟爲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义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梁初唯楊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悅爲太保